

夏井

H顾琴玲

小时候的夏天,所有关于清凉的记忆,都好像是来自村里的那口老井。忙活了一天的人们,最喜欢用井水冲刷院子,而被井水冲刷过的地面,热气一下子就跑掉了。在院子里放上一张桌子,全家人围聚在一起,就可以聊天吃风凉晚饭了。或者躺在凉榻上吃着井水冰镇的西瓜纳凉,望着星空,听老人讲牛郎织女的故事。

记得有一年特大干旱,村里的河水几近干涸,一条细细的水流可怜巴巴地在缓缓流动。唯有村口的那口老井,井水依旧清甜甘冽,也成了全村人的生活用水。

邻居家男孩贪玩,趁着大家午睡,偷溜出门下河玩水,没成想在河床上滚了一身泥巴回来,邻居大娘一声怒吼:“不知轻重的东西,十里八村都没水了,弄脏了回来用什么东西洗?”几个闯祸的男孩憋红了脸缩在墙角,尴尬地吐着舌头。大娘从厨房内拎出一桶井水“哗啦啦”地直接淋在男孩们身上,男孩们欢呼雀跃起来:“凉快!凉快!”

“咚”,大婶将两只木桶扔给了男孩们说:“到那口老井里去打水来!”男孩们像是遇到了大赦一般,也不管身上湿掉的裤子,抹掉满脸的泥巴,一溜烟地跑出了园门。

我无所事事,也就尾随他们来到了那口老井边,井边挤满了人。太阳依旧灼热,但井边的人明显没有了夏日的急躁。女人们头上顶着湿毛巾,拉着家常,围坐在井台边。男人们在井台边一长溜地排着队。站在井台上的人将连着井桶的井绳缠绕在手腕上,双手将井桶用力扔入井底时,只听到“噗通”一声,井台上的人就急速地转动手腕,桶口开始慢慢向一边倾斜,待几乎看到大半个桶底的一瞬间,井台上的人侧身用力一提,顷刻间井桶就灌满了清澈的井水,随着井绳不断上升,桶内晃动的水珠溅到井壁上,清凉四射。待井桶提出井沿口,即刻倒入井外的大木桶,井边上的女人则迫不及待地将水舀到盆

里,水花四溅地清洗着自家的衣物。我巴不得有人叫我一声,也参与到洗涮的行列中,感受这井水的清凉。

连着的天晴高热,用水越来越稀缺,家里的水缸每天都急需补充井水。逼迫大舅在最凉意舒适的清晨都要早起,用扁担去村口挑来井水。井水显得格外珍贵!外婆为了省水,用井水冰镇西瓜时,特意先用小勺将温热的西瓜外表洗净,再放入盛满井水的脸盆内,待西瓜微凉,盆内的水外婆还要用来洗碗、洗菜。

夏夜更是闷热难熬,外婆整夜都摇动着蒲扇,驱赶这炎热的暑气,但我们夜半依然还是会被热醒。有一晚我们半夜热醒后,实在再难入眠,就下楼又用井水洗了脸、抹了身。外婆则一手摇着蒲扇,一手牵着我的小手,在村里转来转去。

当我们来到村口的井边,好奇地探头望了望井底,发现井底几尽干涸,只有石缝的井眼处缓缓地流淌着一股清泉。我们趴在井沿处,探手入井口,略有略无的丝丝凉气穿过我们的指缝,带给我们意外的惊喜。我们四目相望,突发其想,或许可以在这井底度过这难眠的酷暑。借着月光,我们攀着井壁上湿滑的石块,小心翼翼地摸索着下到井底,井眼处汨汨泛起的水泡,冒着微微的凉气。外婆坐在湿凉的井眼边,我乖巧地依偎在外婆的怀里,外婆双手从井眼里掬起一把井水,我仰起头,就着外婆的手掌喝着清冽的井水,清凉遍布全身,赶走了井外所有的暑气。外婆又将井水轻轻地洒在扇面上,扇面上的水珠随着外婆手臂缓缓晃动,四处飞溅,我用手捕捉这飞溅的水珠,滴滴清凉。一阵微风拂过,沉沉睡意袭来,我们俩枕着老井的清凉入眠。

时光流转,时代变迁。随着自来水入户,电扇、冰箱、空调的普及,现在的夏天,我们可以随时随处找到各种降温消暑的方法。但我再也没有体验到遍布在夏井里的那种自然清凉,那是童年最悠闲舒适的夏夜,是属于我与外婆关于夏夜老井的深刻记忆。



《瓶花》(水彩画)

作者:归晓峰

老水牛的葬礼 (小小说)

H沈虎生

张二毛家的老牛死了。

张二毛心痛不已,整个身子倒伏在牛背上,滚烫的热泪叭啦啦地掉在粗糙的牛毛上,他的脑海里浮现出水牛在田野间奔跑的身影。

晚上,辗转难眠的张二毛想给老水牛一个体面的葬礼,决定火葬,既节省土地,又符合现代观念。

次日一早,张二毛请几个邻居帮忙,把老牛拖到老屋北侧一块空地上,给老牛举行火葬。火葬场上,火光冲天。二毛相信烈火能够带走老牛身体的疲惫,让它的灵魂得以升华。当熊熊烈火开始吞噬老牛的身躯时,一股奇异的香味悄然弥漫开来。那是牛肉炙烤的香味,浓郁而诱人。老牛的肌肉在烈火中变得焦黄,脂肪在火焰的炙烤下融化,散发出令人垂涎的香气。

二毛坐在火堆旁,脸上既有对老牛离世的悲伤,也有被突如其来的香味引发的迷茫。

自从妻子离开人世后,二毛独自一人把一双儿女拉扯成人,都有了工作。一直以来,他的生活十分节俭,平时一日三餐吃的,是他自己种的蔬菜瓜果,一年到头难得有一二回到集镇买点猪肉回家,而每次红烧肉上桌,总要留两块喂进水牛的嘴里。二毛深居偏远的乡村,又没文化,但知道城里的房价很贵,他要把钱一分一厘积攒下来,日后资助给儿子在城里买房子娶媳妇。二毛还诙谐地给自己编过一句顺口溜:“冬天咸菜萝卜干,夏天清汤丝瓜蚕豆瓣;四季蔬菜吃不完,小酒照样天天干。”

烈火继续燃烧着,一阵烈焰随风吹过二毛脸上,打断了他的思绪。老牛的身躯在火焰中散发出香味,弥漫到村子的每个角落,在空气

中久久回荡。闻到香味的村民拿着锅铲铁盆,纷纷围聚过来。终于,村民们开始分食牛肉。

二毛嚷嚷着,阻拦着,最后被村民们挤到了外面。他觉得自己像坠入一阵迷雾之中,脑袋里一片混乱。他慢慢地挪开脚步,低头耷脑向老屋走去。他从厨房里拿出一瓶老白干,顺手带走门前那张破旧的椅子,回到火葬场旁边坐下。他拧开酒瓶盖,“咕噜、咕噜”连喝了几口。喝着,喝着,二毛不自觉地伸出右手,拿起平日驱赶老牛的腾鞭,从火堆上挑出一块牛肉,放到嘴里咬了起来。

从村西边树林里穿射过来的阳光,落在张二毛布满皱纹的黝黑的脸上,汗水从紫红色的额头上滑落。他左手拿着酒瓶,嘴里啃着右手上的牛肉,心里竟然涌起一阵难以言说的惬意……

这时,村里跑出来几条黄狗,绕着香味扑鼻的火堆来回走动,一边发出呜呜的叫声似乎闻到了香味之外的另一种味道。落暮时分,几条黄狗伸长脖子,仰天发出几声“呜嚎”后,忧伤地离开了现场。

二毛突然间仿佛明白了什么,举在半空的酒瓶“啪”的一声从左手掉下。他心里一阵紧缩,心想:“我怎么,怎么连、连——”便一屁股瘫坐在地上。二毛这才意识到,原本庄严的葬礼,却意外地弄成了“烧烤现场”。他的眼眶里溢出了刺痛心灵的泪水。

一连几天,二毛心中充满了愧疚和自责,他觉得自己愧对了老牛的一生。他整天沉浸在酒精中,变得沮丧和迷茫。人们看到烈日下,二毛独自一人在村西边的杨树河堤上走来晃去、神情恍惚。二毛以前说话像“打炮”似的,现在声音变得脆弱微小、甚至结巴了。



《夏天的荷》(丙烯画)

作者:卢锡萍